

导 言

世纪回眸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 主题变奏与重新确认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裂历史。……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938年)

马克思逝世以后一百多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变化了的条件下 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 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

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1989 年）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无疑是一个可以从多重角度来加以理解的、内涵非常丰富多彩的重大现实课题。从狭义上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以 1978 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其历史开端的；从广义上说，它当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形态。本书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坚持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经验作出总体性概括与反思，同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作出相应的、多维的、深入的解释。本书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出发，进入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然后从这种历史视野再回到当代中国现实视野。虽然我们并不认为在经典理论与当代实践之间有一个直接的继承过程或直接对应关系（当然，我们得承认，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还是有着比较直接的指导作用的。对于这一点，邓小平也是公开承认的，不过这并不是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我们认为：马克思通过完成两个“伟大发现”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与邓小平通过克服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空想教条束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这两条思路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它们都是一个走出历史哲学乌托邦、走向现实科学新视野的伟大探索过程。因此，本书试图确立这

参看《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第 139 页 杨承训：《市场经济理论典鉴——列宁商品经济理论系列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俞良早：《邓小平理论与列宁晚期思想》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年版。

样一个中心思想，即强调：不仅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上有一个如何从空想走向科学的问题，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道路的探索上也面临着如何避免空想、走向科学的问题。人们通常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已将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而没有看到，脱离乃至背离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必然要求的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模式，仍可将社会主义从现实科学拉回到空想误区。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想首先在落后国家变为现实行动，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问题上，更容易发生由经济学形式上的“科学”退回到由群众的朴素道德意识所决定的空想^①那样的逆转。因而，在这些国家面临着要比在理论创立上由空想转变为科学的过程艰巨得多、复杂得多的现实实践道路探索的课题。搞了 70 余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终失败，可以说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问题上“空想”实验的最典型例证，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0 年基本成功的探索历程，则表明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正确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标志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问题上，彻底走出了种种追求“完美无缺”方案的历史哲学乌托邦，真正开始了现实的科学的探索征程。

以这样一个中心思想为指导，本书在基本结构上展开了两条主线：一是研究马克思如何消解思辨的历史哲学、人本主义哲学，扬弃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性超越古典经济学，完成两个伟大发现，确立以现代经济社会形态演变为主体的现代化发展理论体系；二是研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走出极“左”教条空想所设置的重重意识形态迷雾，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21 卷第 209 页及《列宁选集》中文第 3 版第 2 卷第 300 页。

消极影响与束缚，恢复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实践第一性”的科学历史观和现代社会发展观的本来面目，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基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体系。

本书显然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全景式综合性重述，也不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全面理论总结，而是有主题性的历史和比较研究。这种主题性研究，说到底就是要突出我们所处时代的“和平与发展”主题，就是要集中反思和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在根本不同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全新时代背景下，具有什么样的思想价值和科学的生命力。本书力图在实现由革命化理论模式向现代化理论模式的根本视野转换的前提下，集中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现代社会发展观念；从深入挖掘经典文本中富有创建性和争论性的基本观念论题的当代意义的角度，从系统提炼当代有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意蕴和关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重大的现实问题的角度，并在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最有代表性和影响的学派与观点的基础上，拟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发展观念概括为三个主题：(1) 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现代化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2) 人的自由多元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本质要求和基本价值目标；(3)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历史性（即全球化的）和独立的民族特色性的辩证统一过程。

作为全书序言，我们要讨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一是概括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主流及其在本世纪的主题演变，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根本转向意义；二是反思 20 世纪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解释模式上的逆流，即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化”现象；三是借鉴本世纪以来，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所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现代社

会发展理论的几种有广泛影响的解释模式以及相关的重大的理论成就；最后，在此基础上，确立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基本解释主题。我们的基本立场是，正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现实文本，因而必须从多维角度才能正确把握一样，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也必须从多个角度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理解与阐释。

一、跨世纪的全球百年走势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主题变奏

（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迎接时代挑战的发展过程与开放体系

法国当代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这样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出真正的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和焕发青春……”^①当历史进入到 20 世纪末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之际，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取得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化胜利的“后革命氛围”之中，当一些西方思想家政治家们武断地认定社会主义已经“大失败”（布热津斯基语）社会主

① 参看[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 202～203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关于苏东剧变所导致的全球性历史效果与历史意义，可参看[美]彼得·L·伯杰在《资本主义革命》（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一书中的高度肯定性评价，也可参看[美]阿里夫·德里克在《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一书中的否定评价，特别参看更有影响的当代德国左派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在《追忆的革命》（1990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一书中的中性评价。

义与共产主义乃至一切形态的激进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终结”（福山语）资本主义已经“不战而胜”（尼克松语）东西方两大社会阵营之间的政治、军事“冷战”已经让位于东西方的“三大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语）之时，每个具有真正历史正义感和具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信念的人，都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能够经受历史挑战与考验的科学本质、能够在不断修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完善的开放本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品质的最好试金石！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能够经受现代人类社会长时段发展实践过程检验的科学世界观，从而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正确及时地回答与解决现代人类社会长时段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基本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科学体系，一个总是面向未来、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体系。这就是说，它有能力接受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有能力解决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就意味着，这个理论发展是留有缺口（或者“余地”）的，它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充分吸收当时人类已有的科学理论，结合当时的社会实践产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立足实践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诚如毛泽东同志早已精辟概括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①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起初没有能力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主要原因是受阶级利益、民族偏见与小生产的狭隘视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1959年2月—1975年7月），第32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野的束缚。到了 19 世纪 40 年代，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连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转变，首次发现了人类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的最高的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①。马克思最杰出的历史贡献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它碰到了一个自身无法解决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一方面为生产力发展准备了一个极为广阔的自由的社会关系空间，另一方面却由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的狭隘性而严重束缚着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活力。于是马克思写了《资本论》，以一种极为严格的科学的逻辑和大量经验事实，预言将会出现一种新的、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叫共产主义，它的初级阶段叫社会主义（《哥达纲领批判》首先明确提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解决的两个主义即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联系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是马克思毕生要解决的问题——从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一直到巴黎公社失败之后的晚年（撰写《哥达纲领批判》时期）都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并没有正确地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问题，并没有从基本理论与当时社会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与恩格斯早在青年时代（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出的社会主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221 页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3 版。

义革命(首先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西欧)“多国同时胜利说”其实成了无法为实践所证明的理论上的缺口。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理论缺口里产生了列宁主义。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俄国的具体情况,在本世纪实践了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统治最为薄弱的链条上实现了突破,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解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列宁时代没有解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怎样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使列宁主义形成了一个缺口。在列宁主义缺口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国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他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改造,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实现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突破,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有了一席之地。但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很好地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便形成了一个缺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代中国人,亲身经历了这个缺口里面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亲身经历了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期性的错误与挫折。在毛泽东思想的缺口里产生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如何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从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一个专有的概念并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的情况来看,它们的确是一脉相承的。一脉相承的主线,就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发展。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如何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问题;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如何能够打破发达世界资本主义、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联合包围,在资本主义力量最为薄弱的环节和落后国家变为现实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所关注的是,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如何在一个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所主宰的全球化格局中进行的。邓小平理论的特色表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模式，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结构并存的问题，即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在国内领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现代社会制度、发展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国际与世界范围内，它通过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的方针，站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现代全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利益的高度，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而不并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一体而政治文化并不趋同的关系问题，即解决了在资本主义力量还暂时占绝对统治优势的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一脉相承的过程，就是后人不断解决前人所未能解决的重大的时代难题、不断解除既有的理论模式束缚的辩证扬弃的过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不断战胜理论与实践的困难乃至危机的过程中，在不断迎接时代挑战的过程中获得理论上的新的生命力、新的生长点；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一脉相承的过程，也是一个后人不断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吸取前人的理论和实践教训的辩证的前进的上升过程，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中愈加全面、丰富、完善。正像马克思在其晚年岁月（特别是在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的信中）已经直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生，后来的列宁通过十月革命的实践，将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设想变为现实；正像斯大林晚年开始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有所察觉与反省，毛泽东曾经一度认真思考与探索过一条克服苏联工业化模式缺陷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 主要体现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与《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谈话》中)正像列宁晚年已经在全面系统地考虑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形式,迅速改变苏联的原有落后的生产面貌;晚年的邓小平在系统全面总结与深刻反省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地运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先进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管理方法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没有对自己时代最重大基本问题的科学发现与正确解决,没有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最先进的科学成就的自觉掌握,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发展。正像没有两个伟大发现,特别是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现,没有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的严格事实和逻辑论证,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样;正像没有帝国主义理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没有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严重不平衡的规律的揭示,就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落后国家变为现实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构想,没有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的持久动力机制与基本条件的科学揭示,就没有关于在落后国家如何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时代主题变奏:从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到改革建设的辩证法

20世纪行将结束。当我们回眸这激荡的百年风云时,不难发现,它大致上是由两个具有明显差别的时代所组成。前五十年基本上属于动荡不安的革命与战争年代,后五十年总体上进入相对稳定繁荣的和平与发展时代^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阐述不能不受到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背景、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精神的深刻影响。受这种宏大而深远的时代状况(或“语境”)的制

参看[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约，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个解释主题，自本世纪初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强调革命与政治斗争普遍绝对意义的辩证法，而从六七十年代特别是从 80 年代以来，逐渐转型为突出和平与发展、现代化建设重要意义的社会意识形态。大致上说，列宁主义、斯大林模式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革命和战争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象征和最高成就；邓小平理论则属于和平与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和平与发展历史时代的精神精华。

时代特征是从较宏观的空间背景和较长时间的历史阶段来看的人类社会演变的总体趋势和最根本的问题，亦即时代主题。中国古语称之为“天时”、“时势”、“天运”等。当代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杰出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即把“历史时间”分为“长时段（地理时间）”、“中时段（社会时间）”和“短时段（个体时间）”三种类型，并提出了与这三种时段相适应的概念，分别称为“结构”、“局势”、“事件”^①。对照布罗代尔如上的说法，“时代特征”或者“时代主题”整体上对应于他所说的“中时段”的“局势”——即在一定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典型例证。

时代特征最明显的标志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古人称为“乱世”与“治世”。汉朝大儒何休的《公羊注》就提出过著名的“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哲学观，认为人类历史有所谓的“三世”：“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今人台湾经济学家翁之镛将自秦一统中国到 1951 年

参看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15 世纪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1 卷，三联书店 1992 年版，并参看他的另一著作《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载《资本主义论丛》第 173～204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

西藏和平解放这 2171 年历史分为盛世、治世、小休、衰微、乱世五种类型^①。美国史学家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在《世界文明史》中认为从西方历史角度来看从 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 1914 年几乎一百年间，世界是一个长期和平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人类进入了一个长达半世纪之久的战争与革命的动荡时代^②。伯恩斯等人的以上观点，对于我们理解 19 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时代主题以及 20 世纪下半叶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时代主题之间的区别、转换、变奏关系很有帮助。由此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及他们所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均处于从 1815 年至 1914 年的长达百年和平时代。就此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属于“和平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对此，倒是斯大林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统治时期，即资本主义平稳进化并向全球‘和平’扩展的时期。”^③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就曾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短暂的解放梦（即 1848 年欧洲革命——引者注）破灭之后漫长的“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④。“主要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是这个经济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大踏步前进的历史，是认可这些进步并使它们合法化的思想理论大发展的历史”^⑤。前面提到过的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同样认为“漫长的 19 世纪”实际上开始于 1789 年的

① 参看翁之镛：《中国经济问题探源》（台北中正书局 1952 年版）转引自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第 36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参看美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 4 卷 第 8 页，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③ 参看《斯大林选集》上卷 第 611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④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2 卷 第 604 页。

⑤ 参看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第 4 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法国大革命而结束于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将所说的这个 19 世纪又分为三个时期：从 1789 年到 1848 年是革命的年代；从 1848 年到 1875 年是资本的年代从 1875 年到 1914 年是帝国的年代^①。按照这种划分方法，马克思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也是生活在比较稳定的“资本的年代”与“帝国的年代”，只有年轻时代很短一段时间是生活在“革命的年代”。

列宁在著名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略有不同地认为：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开始，人类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从 1848 年革命到 1871 年的巴黎公社的革命时期；（2）从巴黎公社到 1915 年的俄国革命时期是一段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3）从 1915 年开始的新的革命与战争时期^②。列宁的这一概括，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基本模式发生重大转换的一种科学的预见，即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的到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由经典范式向现代形态的根本转变，即由强调经济发展的第一性、历史发展必然规律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时代主题向突出政治斗争和政治变革作用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特征的革命辩证法时代主题的转折。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半世纪发展史的第一次重大主题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亨利·列斐伏尔曾有些夸张地指出，在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政治断裂”，即存在着一个由政治经济学向政治学的根本转折^③。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安东尼·葛

① 参看霍氏所著关于“漫长的 19 世纪”的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及《帝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05~308 页。

③ 参看法亨利·列斐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第 192 页，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

兰西则以“反《资本论》的革命”^①这个似乎危言耸听的题目欢迎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布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而斯大林则在更为权威和更有影响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主题的根本变化：“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②斯大林的这一论断有两层意思：（1）列宁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从时代背景看，列宁主义可称为战争与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2）列宁主义的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专政是革命的继续。因此列宁主义是以革命理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公正而论，斯大林的如上概括在一定时期是准确的，但有失偏颇之处，即不重视列宁晚年的经济建设思想，这种偏差就给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长期盛行的乌托邦化的极左错误埋下了理论上的伏笔。但历史事实毕竟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引起了俄国十月革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又引出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证明列宁主义的时代生命力正在于它属于战争与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已经成为今天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的经典依据。

历史实践证明，关于世界形势和时代的矛盾、问题、特征的认识是关系到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战略、策略和社会主义运动前途命运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全局性的问

① 参看[意]安东尼奥·葛兰西：《反〈资本论〉的革命》载《葛兰西文选》（1916—1935年），第9～13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参看《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84～185页。

题^①。什么时候对时代特征作出了正确判断，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就会取得长足发展；反之，便会遇到挫折甚至出现失败与倒退。总的说来，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他们对本世纪上半叶的“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判断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实际上已经朝着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转变。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判断上。一方面，是这些变化在开始阶段还表现得不那么充分，还不容易看清楚；另一方面，也是人们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跟不上时代的变换，拘泥于过去的判断，仍然把“革命与战争”当做时代的主题。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在具有“遗嘱”性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加深的新观点，并且认为这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②。后来我们中国的报刊又进一步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胜利的时代，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遗憾的是，上述论断没有被以后几十年的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所证实。我们没有迎来一个资本主义总危机和革命的时代，相反却看到了一个由于新技术革命引起的资本主义持续稳定繁荣的时代，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日益严重束缚经济发展的严峻现实。直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才作出了关于时代主题的新概括，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真正的大问题，是带有全球性战略问题”^③。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正确分析世界的全局性变化作出的新判断。这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第二次

① 以下内容与论点参看了吴元祿、金吾伦《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② 参看《斯大林文选》下卷第593、595、626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 参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105页。

主题的重大转变和第三个基本范式开始形成。

（三）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和平与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和解释范式的形成，表现在它能够比较全面地敏锐地捕捉到一种新的科学现象或一种新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从而表现为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或者说理论视野（认识“格式塔”转换的形成 换句话说 在旧的理论视野中即便是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它也是视而不见的）。正如青年马克思所形象地描述的那样：“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邓小平理论就是对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准确及时的反映。首先，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广大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性、时代性的迫切问题，是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说革命斗争和民族独立只是解决了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政治条件的话，那么革命胜利、民族独立之后的主要任务便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政治体制。然而，“要建设，没有和平的环境不行”^②。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就成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另外，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之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邓小平正是在总结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才认为发展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通过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和利益所在。其次，和平与发展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问题，而且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因而要从全人类发展的高度和整体利益的高度，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新视野来认识这个问题。由于发达的科技和市场经济体系制约，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已经紧密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 第 289 页。

参看《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第 233 页。

地联系交织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们原来总认为发展只是一个南方问题、南南合作问题，现在看来，也是一个波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性即南北对话的问题；人们原来总以为和平首先是一个东西方世界对峙、冷战问题，现在随着苏联解体和世界力量多极化存在，从而也成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国的问题。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人民都普遍渴望和平。最后，和平与发展问题也是当今世界种种全球性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它的存在制约着其他问题的解决。问题的严重性、严峻性在于：“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①有人认为，现在压倒一切的全局性问题是环境污染、资源紧缺、能源危机；而这些问题又是现代化发展所造成的，因而主张停止发展，甚至反对现代化。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看到，简单地停止发展或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发展科学技术，用高新技术开发的新型资源能源逐步取代不可再生的资源，采用可持续发展观念和模式取代传统的发展观念和模式，只有发达国家不是把自己发展的问题和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而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才能解决环境、资源问题。可见，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怎样发展的问题。当然，正如邓小平进一步强调的那样：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虽然我们 must 清醒地认识到整个人类过渡到共产主义决不会像前人所设想的那样可以在几十年的短期内实现^②。现在的问题是要建设相对于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要建设能够摆脱贫困、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

① 参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同上书，第382~383页。